

阪谷
素
評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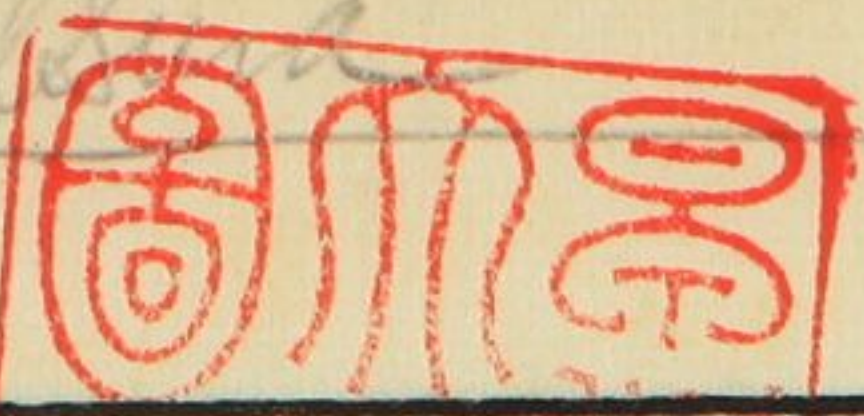
評註東萊博議

卷二

和
304
2



M. H. H. H.



和
門
號
卷
207
2

左楚武王侵隨隨
人使少師董成鬪
伯比曰漢東之國
隨為大隨張必棄
小國小國難楚之
利也少師侈請羸
師以張之熊率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
伯比曰以為後圖
少師得君少師歸
請追楚師季梁止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二

楚侵隨 桓公六年 ○楚敗隨 桓公八年
昔之傾人之國者匿其機而使人陰墮其計非受害
之後莫能悟何其深也方始墮其計終日奔走馳驅
聽其所役投於禍患而不自知及師已喪國已破回
視前日之所蹈者無非陷穽然後噬臍頓足有不可
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曰有
使敵人既敗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為深也天下固有
奇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尚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天限信常 氏寄贈

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東萊博議卷之二

之八年楚敗隨獲
戎車與少師伯比
曰天去其疾矣未
可克也乃盈而還

發機字
一篇機閱自此運
轉

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以然可謂極天下之至
深矣吾觀鬪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歎其深也世之
論鬪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正終不能勝少師
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
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於後嗚呼是何
足以窺鬪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追楚之
請從季梁修政之諫以為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
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
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其再告之者亦
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瀆告之者何耶蓋有
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

開張機字

翻弄季梁少師以
刺畫伯比之心事
宛轉玲瓏如双玉
舞銀盤

譖者無以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
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
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
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
苟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違素
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
楚之請季梁必有修政之諫隨侯迫於平日之所畏
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
時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以為瀆矣隨之所恃者
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
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於不得已而勉從所

古今來惑濼情狀
推究入精入微純
然一枚寫真鏡

畏者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
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
至於再。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從所畏
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
時。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
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
再駕之際。季梁之諫。安得而不發乎。一念之不忍。發
於始。拒少師之說。積而至數年。其不忍日深。當楚再
駕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於從。而從
生於拒也。想隨侯恐懼修政之時。舉國交賀。頌其君
納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笑。已入於吾之機矣。

機字疊摺鎖上文
二機字

兆破隨之機。於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
伯比之機微矣哉。吾嘗深考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
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
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
師之慚。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梁之策。置豪末之毒
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
自休。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
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
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墮其網者乎。然則將何
以自免。曰。無受焚之地。則烈火不能焚。玉無受病之
地。則厲氣不能病人。鬪伯比謀隨累年。不乘其潰敗

不特致於人者。凡
致於事物者。皆如
此。其狀如紙鷂之
從風。豈得有自主
乎。
上文四處機字。節
節呼應。合歸網字。

千古病根大書特書

左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

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於伐隨而怯於滅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以少師既死則隨無受病之地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為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哉

魯為班後鄭

桓公六年

○齊衛鄭來戰於郎

桓公十年

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凡當為者皆常也凡不當為者皆過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為也事雖有萬而不同豈有出於此兩端之外者哉古今以驕矜為通患抑亦未之思也蓋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耶方且愧懼之

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妙在取喻之近且切

王濟之曰議論博大自能服人

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為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自而生乎目當視而反盲耳當聽而反聵則為殘疾人矣苟目能視耳能聽始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以誇世者哉雖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如毛髮遽自銜以為過人之行亦惑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也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鄭太子忽之救齊雖曰有功然揀災卹鄰亦諸侯之所當為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

王聖俞曰高論

唐玄宗後唐莊宗皆英武非忽比然而一旦驕怠究與忽同揆客氣無所主者概如此可不懼哉
鍾伯敬曰刺畫處鬚眉俱動

躡之。又從而加忿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躡。處於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曾不如無功之為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囚二帥。陳俘馘。振旅而獻乎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餽餽之際。暫為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為國人所賤。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曾不以君視之。甚者。詆以狡童狂童之稱。其受侮受辱。一至於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以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共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

世所謂神童者亦如忽而已。成立之自困。勉忍耐來。可知已。

左初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諫。弗從。十一年立而奔。十五年歸。十

外物。以為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終身為物所驅。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必也。一身且不能自主。况欲主人之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桓公六年。○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

公奔衛。桓公十一年。

為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已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存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然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深結。而謹事之。倚

七年鄭人弑昭公
楚圍宋事在宣公
十四年

以二嗚呼三層跌
進發起首不當依
人之義文勢天矯
如登高閣

孫月峰曰攻擊辯
駁愈精愈徹

以自固想其心必自以為善擇所依矣及阨於楚師
之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
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諸侯之可依者亦莫
如晉晉猶不可依而況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
足依耳抑又有甚者焉西魏孝武脅於高歡日有篡
奪之憂所恃以為依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
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
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而在於所依之宇文
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
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
耶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

史記趙襄子姊為
代王夫人襄子請
代王使厨人操銅
斗擊殺之平代地
其好泣而呼天摩
笄自殺因名地為
摩笄山

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豈有
禍魯而福鄭者耶自古小國連姻於大國得其所依
者蓋無幾而啓釁召兵如銅斗摩笄之禍者皆是也
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終以
微弱致禍遂并與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前得之於辭
昏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烏得以後之
非廢前之是我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為斯言也實先王之法言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
福以堯為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為兄而不能與
管蔡以周宣為子而不能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
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

不以人廢言之意
說得新奇異狀

左九月丁卯子同
生公與文姜宗婦
命之問名于申繻
對曰名有五有信
有義有象有假有
類周人以諱事神

我有也尚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
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子苟不以人
廢言而深味其言釋然深悟天下之福皆備於我無
在我之外者攀援依附一掃俱除天下無對制命在
內忽言之於千載之上我用之於千載之下是忽雖
不能自用適所以留為我之用也豈曰小補之哉

桓公問名於申繻
桓公六年

名子者當為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諱子之
始生嬰孩耳幾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
冠昏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沒由命
名之日而遐想諱名之時茫昧荒遠若存若亡若滅

名終將諱之晉以
傳公廢司徒宋以
武公廢司空先君
獻武廢二山是以
大物不可以命

古今失策歷舉祭
如列前

此篇名子是主而
轉為客貽孫謀是
客而轉為主起頭
一點至此縮合抑

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名恐
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
思熟慮俾不為後世之累當始生之初而思既沒之
後可謂遠也已矣名子之際其遠慮蓋如此至於餘
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趨一時之便未嘗憂他日之
弊也政事苟以濟一時之欲未嘗憂他日之害也財
用苟以供一時之求未嘗憂他日之匱也兵革苟以
快一時之忿未嘗憂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為百年計
況於創業垂統以遺子孫者反不能為後日計乎大
而國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貽厥孫謀之理
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

字以下更說客入主結構為明白然劣不能無疑乎主客布置之間讀者細心思之

至結尾始點題亦是假題之一法

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撫其首咳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唾之頃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晉名僖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易中軍之名乎宋名武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魯名獻公武公以具教豈知終魯之世易二山之名乎失之於咳唾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諱廢事耳孰知有一嘖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可以為有國家者之大法觀名子之不審可以為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鑒有規固不可以易心讀之也

左師仲譜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歸夏歸公出奔虞起頭特書表明主意

桓王之失云云之失二字一本無之似是

王師伐虢桓公十年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交爭之訟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尋丈亦何為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歸公譜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歸而逐歸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周者不過曰歸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桓王之失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桓王則是也其所以罪桓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

朱子曰陰陽論流
行底則只是一箇
對待底則兩箇案
理與分蓋亦如是

善描不平人之情
態然古今所以致

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
咺雖直、不可聽也、為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
豈非欲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
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墮世俗之見
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
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
理與分判然二物也、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於理之
外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特一虛名耳、天下之
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
於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為名分、屈是
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為虛名之所壓乎、

顛覆者皆自人主
失理、蓋失理即其
分隨失、以人主之
分與保民之理本
一、上自失其分、下
誰不失其分、此篇
就臣立說、故論不
及此、
理與分離、則為對
待底、而不流行、此
時逆境、唯君子守
其理不紊、其分
論則銳利矣、然以
訴時之曲、而全滅
未訴時之直、事理
混淆、增知其善之

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持名分
適所以喪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
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
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
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證兄者、先有證兄之曲、不必
復問其所證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
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
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尚安
得有所謂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訴歸公而曲也、元咺
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從而治之、
亦治所當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復何所屈哉、周王苟

義不立恐不可服
二人之心特可施
之抑制之世而已

不訴以全吾直一
語太有妙理

曲直不可較固也
而曲直之理則到
底不滅人主而使
其下忘其直世道
轉側豈得不招亂
哉

治則以理為之者
故理立而後分亦
立非以分為抑制

立非以分為抑制

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當時諸侯之臣有欲犯上而訴其君者必以謂訴所以求直今訴君而反變為不直曷若不訴以全吾直乎勞而不怨虐而不叛益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發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為人臣者皆懷是心雖極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桓王昧之而不知義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者也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亦安能洗

資之謂也

左初虞叔有五虞

公求旃弗獻既而

悔之曰周諺有之

匹夫無罪懷璧其

罪吾焉用此其以

賈害也乃獻之又

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

我遂伐虞公故虞

公出奔共池

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虞叔伐虞公 桓公十年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由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己之物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守之亂安得而不作乎然貪與吝非二法也視人之物則貪視己之物則吝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名雖不同其心則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

格

妙喻世之以忠告
教成其禍者多類
此

王守溪曰洗發名

理淵然

蔡季默曰胸中筆
下無一痕渣滓

相怨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由古而暨
今人所以相戕相賊相刃相靡者職此之由吾將告
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庶幾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
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餓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
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餓虎也無益於彼祇取辱焉
信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
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
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
從而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
無然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冰釋則曰貪
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加

上文貪與吝無二
法之意至此說發
無餘蘊

對待流行凡物皆
然忘一則支離混

二則潰亂

茅鹿門曰此論從
孟夫子好色好貨
中得來

干將莫邪可以斬
賊可以弑親

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是念加於事之惡者即名惡
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為善
用之燎原則為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
溉田則為善用之灌城則為惡然曷嘗有二水哉自
人觀之雖若為二而其一未嘗不卓然獨存於二之
中也世所以指虞公為貪者以其求財常不厭耳苟
用是念以求道不厭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
必求為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乎世所以指
虞叔為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
不失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
顏子服膺弗失何以異乎求財與求道相去遠矣而

佛氏則慈是念者
自喻摘來簡便
法

左楚屈瑕將盟戴
軫耶人軍于蒲騷
將與隨絞州夢伐
楚師莫敖患之聞
廢曰我以銳師宵
加于郢四邑必離
莫敖曰盍請濟師
于王對曰師克在

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守財與守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失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惡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吾之念曷嘗改哉人徒見其嘗名貪嘗名吝遂疑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念之外是猶惡焚而廢火食惡溺而廢水飲也誤矣

楚屈瑕敗郢師于蒲騷 桓公十一年 ○ 楚伐絞 桓公十二年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閱帆擊楫雲興鳥逝一息千里雖未知操舟之術而動於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決也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

次上重子也

和不在衆曰卜之
曰卜以決疑不疑
何卜遂敗郢師楚
伐絞屈瑕無扞采
樵者以誘之大敗
之屈瑕伐羅夫人
鄧曼曰莫敖狙于
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云云莫
敖使拘于師曰諫
者有刑亂次不設
備大敗縮於荒谷
汪南溟曰議論能
品
凌維隆曰屈瑕之
禍云云入題便捷

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沿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壑澎湃奔鯨駭虬乃傍徨四顧瞻落神泣墮漿失柁身骨魚鼈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郢師相距於蒲騷自知將畧非長委計鬪廉教以次郢禦四邑者鬪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郢者鬪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鬪廉也無小無大惟鬪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

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債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受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鬪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鬪

得意之狀如畫
楊用脩曰：此一篇主意

晉書：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
鍾伯敬曰：前借操舟為喻，論定末以天子庶人一段繳結，大有關係，且文

廣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其辭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以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向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

字波瀾洋溢

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左鄭莊公卒祭仲

祭仲立厲公

桓公十年

祭仲殺雍糾

桓公十五年

立昭公宋雍氏女

高渠彌殺昭公

桓公十七年

齊人殺子豐

桓公十八年

于莊公曰雍姑生

楚殺子南

襄公二十二年

厲公雍氏宗誘祭

告君子以理告衆人以事所謂衆人者見形而後悟

仲而執之曰不立

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

突將死祭仲與宋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於處死生之際固自得於

人盟以厲公歸而

言意之表矣由衆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

立之

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

祭仲專鄭伯使其

心惟淡乎若大羹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

婿雍糾殺之雍姬

知之告祭仲祭仲

殺糾厲公曰謀及

婦人宜其死也

高渠彌弑昭公而

立公子豐

首止之會齊人殺

子豐而輟渠彌

楚子將討令尹子

南告其子棄疾曰

爾其居乎對曰父

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

為王殺子南棄疾

請尸既葬遂縊而

死

事多文長不可

之就其所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
素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
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
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弗先知則陷厲公之機矣向之
死以殉國今之死以怙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
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弑而又不能
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縱弑君之賊不
數月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渠彌之戮矣
向之死以討亂今之死以從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
時雖欲復死於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
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

足字者下往往

備載而節畧之

文則有不可不

足字者下往往

十四

做之讀者恕之
前半假祭仲以解
孟子之語後半因
雍糾以及棄疾論
君子當講之急者
文前後兩意合為
一篇如東坡論始
皇扶蘇文凡一篇
而分兩意者宜畧
如此
突如來如驚人而
細思之則亦平
之理

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
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定為難也臣之死
於君死於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
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
之何父也君也夫也禹立為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
之者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
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
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
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
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見者意消雖欲微詆
其親猶怛怛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

君子講道一刀兩
斷豈可如刑法以
酌量輕減待罪犯
哉

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
之相毀訾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為之止父子間豈朋
友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
疾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為人矣平居暇
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
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
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
君子之域耳未有既為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今緩
於為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
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
也

左初衛宣公燕于夷姜生急子為之

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公使

盜殺急子壽告之使行不可壽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

案此篇急作倂

據毛詩古序

是以王季云云是

以字承二氣之相

應而不承故國家

云云文理可疑

此篇文理往往不可解姑錄疑以俟

盜殺倂壽桓公十年○衛侯放公子黔牟莊公六年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

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鬲

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

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

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

於商紂之門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道昏縱悖

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凶為姦為逆

為惡而倂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

曰是所以為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

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隳矣凡生民之常

大方之教

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污

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

不存也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而

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而

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

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

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

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每若鑿柄之

不相合自淫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

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

右公子之誅其為變異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

自淫朋惡黨視之云云以下亦文理不明

此豈宜公云云亦不接續

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為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官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惡皆消固可以移艷葉桑中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矣變災為瑞變乖氣為和氣特反覆手耳此豈宜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種稂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播如是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於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罵母之間終至格姦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

此豈宜公云云亦不接續

既曰知而又曰何足知是亦可疑

惡者無他焉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哉

魯及齊師戰於奚 桓公十七年

左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云云如文中所載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候者為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

妙話抑竊案憂不憂字恐不穩作驚

不驚似可起首以
下結以驚字為字
眼意明而語亦健
且無弊

漢書丙吉傳見驛
驛持赤白囊遠郡
發奔命書馳來至
師古注奔命者有
命奔赴之言應速
也

攻擊破的丙吉有
知汗浹背抑亦有
感於當時而然

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
有備也漢丙吉為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
入雲中代郡遂歸府白吉恐虜入邊郡長吏有老
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科條其
人吉以是得憂邊思職之褒當是時吉為相久矣邊
吏之壯老材否謾不加省見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
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入至聞
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
馬者吾恐汰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矣雖憂
亦奚以為善乎曾桓公之言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桓公

南宋諸帝不任韓
岳諸將亦唯恐不
賢而然而已知賢
是至難事此篇何
不說知之之友

當戒恐所當戒也

之意以謂為備當在於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汝雖
謁之吾雖憂之城戍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築也牙
戟車徒非一日二日所能繕也餽餉芻茭非一日二
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已桓公之責成疆
吏亦嚴矣猶有說焉桓公之責疆吏則是而所任以
守疆場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不賢耶
徒委其責而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西河則
魏不知有秦付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付羊祜
以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是數公者固不以邊警煩君
父為其君者亦可以委其責而高枕矣人非數公而
苟弛其銜轡則掌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寇而起釁

之誤或尚有脫語

也此又人君之當戒

桓公與文姜如齊

桓公十八年

左公與姜氏如齊
申繻曰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瀆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
公遂及文姜如齊
齊侯通焉公譏之
以告享公使公子
彭生乘公公薨于
車

今世往往專說智
力而輕禮義皆未
知智力之資於禮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兵革者
有形之寇也寇環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
窮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為
齋粉乎迫大害者固不敢辭小勞欲之寇人甚於兵
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
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
其來有方其至有時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宴
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
豹焉鄉隣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

義者也

引禮文而入題文
氣不散漫

轉題為證一筆扛
鼎

鍾伯敬曰以城寇
為喻立意高而格
局奇

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
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
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
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魯桓公
及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
國為天下笑一失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斯須去
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
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手
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非
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恃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
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

真利到底自道德
禮義來

應首段再揭無形
字翻百拜三千之
腐為新奇活潑之
語運意絕妙

左周公欲弑莊王
而立王子克辛伯
遂與王殺周公黑
肩王子克奔燕初
子儀有寵于相王

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於。
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
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於。寇。
者。樓。櫓。雖。密。猶。恐。其。疎。隍。壑。雖。險。猶。恐。其。平。豈。有。厭。
樓。櫓。之。太。密。惡。隍。壑。之。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真。見。無。
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
也。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辛伯諫周公黑肩桓公十年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
百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
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纔八字耳總古今亂

桓王屬諸周公辛
伯諫曰並后匹嫡
兩政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
隋文帝廢太子勇
立廣廣使張衡弑
帝齊簡公寵闕止
使為政田成子執
公

此篇引事過多初
學不可漫學抑亦
一種奇觀

凶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唐
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
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
闕之亂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
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小犯則小
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
也辛伯曷嘗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
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惟言出於理故
凜然列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震非雪霜而
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礎質而
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者亡上林夫

漢文帝時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后夫人之禮漢成帝為元帝太子幾發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

掉尾躍躍全篇俱動

人之帝由此而正也青蒲涕泣之諫由此而發也太
傳獸睡之譏由此而識也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
也世儒之文詞愈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
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
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中之敬器歟嗚呼辛伯之言
真有國者坐右銘也為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
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存震
之象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畿甸
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矣固可配無逸之
屏而代千秋之鑑也故吾以謂獻丹宸之六箴者不
如獻辛伯之八字

左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盡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楛木之下汪南溟曰斷題如破竹之勢王文恪曰文勢矯

楚武王心蕩莊公四年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息樂則驕憂則懣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志不能為氣之帥而氣反為志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羨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

健。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憑陵。

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

季年。以堂堂之楚師。伐蕞爾之隨。將授兵而心蕩焉。

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持者血氣之剛耳。平

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真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

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隨之而蕩乎。彼鄧曼者。方

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

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以蕩王心者。豈一女子

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

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

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

人云是洛閩陳話。而千古豪傑誰能脫斯陳話者。

折鄧曼所以發心。天同一之理。文氣殊揚。馮天開曰。天地之鬼神與吾心之鬼

神。是二是一。由心而出。蟲生於稼。而害稼者。蠹也。蚋生於醯。而敗

醯者。蚋也。氣出於心。而蕩心者。氣也。鄧曼區區四顧。

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

矣。使楚武王而悟此。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將不得

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善。養氣者。蓋亦鋤治。是氣絕

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

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為

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憤

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秦定精明。臨死

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

日之勍敵耶。

唐太宗作凌煙閣。畫功臣之像。

李本寧曰。名理淵然。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莊公六年

左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將殺我請殺楚子鄧侯許三甥曰若不早圖後君必勝非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滅之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耶不歸咎於人而歸咎於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隣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隣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嗇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診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隣雖

此時鄧侯如項羽三甥如范增東坡云皆有人君之度余以為殺亦亡不出無深慮也文言傳曰水流濕火就燥楚滅鄧之謂也

凌季默曰文機周至

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疎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於楚耶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隣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之風徧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於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緡又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

隣可吞，民不可吞。故歐洲君民分權，後其君往來而無拘殺之禍。王元美曰：又進一步，點水不漏。

孫子先為不可勝之一言，古今治道兵法之標準，雖詐力世界亦必以此為本。

世之不為桀悔者，果幾人意。

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隣，不能奠枕。亦迂矣。嗚呼！四隣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亦未可恃。以為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隣敵耶？三甥之謀，謬戾明甚。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誣上天，虐萬方，誅龍逢，廢末喜，可以取亡者，擢髮不能盡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咎人而不咎己。

此與上二篇結法俱妙，而此最高，以化陳套為新奇也。

左夏師及齊師圍郟，郟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云云。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魯莊公圍郟莊公八年

矣。桀之為人，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無非罪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反自悔以為失，是取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小勇名滿天下，大勇名不出家。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

賁育以膂力勇韓白以戰略勇文王以安民勇東萊先生亦以變念急氣質勇亦多類宜精擇也

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莫大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為勇乎不特不識其為勇既勝忿欲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平人之所不能平其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魯

分析精密故斷案銳拔

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益法者也大勇不校大法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之况區區之外敵乎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易也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者也反巽懦畏怯俛首為讐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修德之辭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故不校者莊公之所易也校者

同字層疊取勢古
文常法而呂公善
用之
茅鹿門曰大凡賦
題文字須要反覆
辨難使他分疏不
得方為得休此文
深得之
行義須論智不然
為微生之信
莊公十二年宋南
官萬弑其君閔公
大夫仇牧以兵造
萬批殺之
仇牧勝心敵不可
謂怯性字作弱似

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勇者難易正相反。鳥
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犯大不
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
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讐義所必討不幸而力
不勝死於讐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法
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
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
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讐而與齊通
又與之連兵而伐邾及不得邾而爭則是爭利之師
而非復讐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
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

可
又疊失字逼之是
短兵接戰法
下所列十數條皆
左傳所載神怪妖
異之事今不一一
舉之
李本寧曰只一句
作案

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齊侯見豕莊公八年蛇鬪於鄭莊公十四年神降於
莘莊公十二年卜偃童謡僖公五年狐突遇申生
僖公十年城鄆有夜登邱僖公六年柩有聲如
牛僖公十二年蛇出泉宮文公十年魏顆見老
人宣公十五年鳥鳴亳社襄公十年鄭伯有公
七年石言於晉昭公八年當璧而拜昭公三年
鄭龍鬪昭公九年玉化為石昭公十四年鸛鵒
來巢昭公十五年龍見於絳昭公十九年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
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

拈出罕習字以怪為常以常為怪識力筆力俱高

引夫子乘勢反結無怪之可語也一句絕妙承起句而提明全篇主眼如日月懸中天以口頭之闢發心頭之怪燃犀亦覺

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君萬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亦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者非懼其惑眾也無怪之可語也左氏嗜怪特神怪之事多出其書范寧闢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闢之者亦非也載之者必以為怪而駭其有關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無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二子之所

頌孔子為陽虎盧杞為可愛者亦唯此理

理精事核文氣蓬蓬奮筆之狀如目

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共辨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既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真聞目之所見非真見也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所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河為而峙海何為而滄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

東坡先生左氏傳義

卷三

見

見。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辭。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飮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釋然而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路亦辟易。

好證左。蓋呂公平生讀論語。胸中夙蓄此一段文字。觸題而發。

執其牙。刺其腹。子路亦辟易。

一抑一揚。皆取於其人。怪異明滅。盡為吾文字之用。丘瓊山曰。引睽之文。以贊子路。文字恍然惚然。一似莊子。一似左氏。

經解發妙理。宜如此。

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鄰於明明。鄰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又居睽之終。子然孤立。睽幽明而為兩塗。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冠。解則婚。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為一耳。

此

東坡先生左氏傳義

卷三

二十八

猶陽之發見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
 和而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
 和而為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羣疑亡融通
 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
 問人鬼死生睽而不合既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
 羣疑亡乎左氏與子路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
 除嗜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
 五日霏微十日霖霖而枯荻槁木不能沾涓滴之澤
 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
 見降雨猶為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左氏
 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通行本左氏與子
 路以下割去以一
 句結曰惜乎左氏
 不足以知此頗似
 簡淨然非呂公所
 謂枝辭贅喻所以
 資課試之意方可
 別論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莊公八年
 咎既往者易為說扶將傾者難為功樂論病而憚治
 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弑襄公論者本其
 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
 服禮秩之微而成於篡弑戕奪之酷齊之禍庸非僖
 公為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
 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為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
 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
 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徒咎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
 禍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而
 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

左齊侯使連稱管
 軍父戍葵丘瓜時
 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戍公問不至請
 代弗許故謀作亂
 僖公之母弟曰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
 有寵于僖公衣服
 禮秩如適襄公絀
 之二人因之以作
 亂弑公而立無知
 此擔當大事者宜如

襄公之淫虐固不足論故是特就待無忌一事而立教

論非為襄公以為後人宜諒之文外

所遇何如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與讐。人皆以為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讐。公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偏正嫡。方襄公居東宮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忌且恨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償其宿忿。投於廢絀疎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讐。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為虎。今乃吾之父。始以為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

讐。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逆之心為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此所以有僖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慮皆不能入。其胷次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疇昔之隙。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已之隙。先已後親。固

自韓文與李秀才書假來

有此一結其說方周到若以辨於象論之恐更妙

左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

已。墮。於。不。孝。矧。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植。之。於。魏。攸。之。於。晉。死。亡。相。尋。吾。未。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於。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則。將。奈。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桓公入齊 莊公九年

魯。莊。公。忌。父。之。讐。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讐。而。事。桓。公。齊。桓。公。忘。身。之。讐。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讐。也。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讐。也。忘。其。可。忘。者。桓。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

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俟使相可也桓公從之首一節就忘字而層撇開而一句入主意文勢殊佳

世間漫然無定見而為是非者大抵如是

孔子伯樂双双對寫如兩輪是博議常法

桓公其主之讐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讐。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駑。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為。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為。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於。吾。之。鑒。也。孔。子。之。智。初。無。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

忠君愛子之道亦唯可以實不然則諂諛誤君放縱賊子名儒之卓識可以推萬事不獨讀書論古也

程子謂公毅之經無子字又前漢薄

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而苟隨聖人以為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真從聖人者是故聞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所枉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誣者小而所伸者大耶嗚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讐之枉不得為寡誣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讐之誣不得為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桓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

昭之言可以證桓公之為兄子糾自兄弟之辯諸說紛紛公則從程子而朱子則引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然其說亦未確定後人亦甲是乙非不明決魏叔子經世鈔有論說可參看此節揭主意文辭可喜然其說則余亦不以名從別有說

以子薄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者也向若桓公殺糾於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讐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桓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干國之統桓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主客之勢判然矣桓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之黨者敢以為讐乎此管仲所以事桓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讐耳孰知仲之不當讐桓公哉知仲之不當

為萬世表章大義

左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非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

讐桓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讐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不復深考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讐皆將自附於管仲矣噫仲果反君事讐則雖萬善不足以贖况區區之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莊公十年○士蕩諫晉侯伐緡莊公二十七年

迂儒之論每為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旄四合車馳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踞牀溺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為何時而以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

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曰戰勇氣也彼竭我盈故克之大國難測也其轍亂其旗靡故逐之

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韜略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銜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出秦穆公宋華元及中山君食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各肆其情以報其

東坡先生古詩

卷二

暇豫云云承前段
結尾揭一篇着眼
處

好證左

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
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子羔為
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
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
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君之治
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
之所以脫君也蓋人方在縲紲之中錙銖之施視若
金石毛髮之惠視若邱山子羔一有司耳徒有哀矜
之意初無哀矜之實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况
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

上暇豫云云之意
得一證乘勢開發

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
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為
之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
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邈
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為然
則對以事神劌又不以為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
之間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
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
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
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蒍諫晉侯伐緡亦
曰緡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揚用修曰數語得
論戰之本
濟疑漢

東坡先生古詩

卷二

三十四

又舉一證發後段
古人言兵之義

駁宗元所以發揚
古人言兵之義

迂儒固不可談兵
而武人亦不可談
兵文武妙用善施
之而藉迂儒武夫
之口者其曹劌乎

豨弗畜也。亟戰將饑。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魯莊公
晉士為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鉤深致
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
宗元豨為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
為戰之具吾未之信乃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
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
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
能解者也况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况上而為三代
為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蠹而欲測古
人之海妄生譏評聚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
莊公十一年

左秋宋大水公使
弔焉對曰孤實不
敬天降之災又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
臧文仲曰宋其興
乎禹湯罪已其興
也勃焉桀紂罪人
其凶也忽焉且列
國有凶稱孤禮也
言濯而名禮其廢
乎既而聞之曰公
子御說之辭也臧
孫達曰是宜為君
有恤民之心
起近禹湯者莫如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
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為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
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
人桀紂亦歸罪於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
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
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
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
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
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己桀紂
亦歸功於己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己曰此我之
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

桀紂唯二句奇想
突兀自天外来以
發下文無數之波
瀾所謂江河之源
溢觴者而妙最在
逆出取勢

承前二然則句取
近字起場

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己，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為善，乃桀紂之所以為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為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為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且聖暮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謂吾雖自奮，必不能為禹湯。吾雖自畫，必不至為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為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

承二安得二豈待
揭病根驕怠字以
動發近字

題唯一點即撇開
以唯假以供收拾
前面之用也
忽又就前二脉下
收字長字放二流

之易則吾有時而為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於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為甚，近怠為甚，又思去桀紂為甚，近驕為甚。聖狂二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輓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歟！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以人己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為君，則流入於瞽史之學，惜乎狐裘而羔衷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

善惡字自起双
對說此處表惡以
善為裏作法見變
化

收收字

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衆惡蔓延徧
布海內禹湯皆斂之於己以為己罪人見禹湯之罪
己忿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己而盡
收天下之惡使歸於善天下皆歸於善是亦禹湯之
善也雖曰罪已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
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
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求鏡
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
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於為惡
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
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

收長字
分析明白而歸一
源
千轉萬折竟歸近
一字所謂羣山萬
壑赴荆門者

結尾不可無此一
飛沫竊恨其揚之
未足耳

左十年乘丘之役
公以金僕姑射南

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
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
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汗桀紂辭其罪而終不
能逃一與一亡邈然遼絕揆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
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
若此屠酷盜賊翻然為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
而復為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
分纔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
復肯入者哉

宋萬弒閔公莊公十

陸戰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

官長萬公右敬孫
生博之宋人請之
宋公靳之曰始吾
敬子今子魯囚也
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弑
閔公于蒙澤

杜注戲而相愧

曰靳

李本寧曰落筆操

縱如意

妙喻與甲婦之聲
好對

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
心焉。然則僕邀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
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
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捐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
以折其驕。嘲誚諠浪。以盡其懽。慷慨歌呼。出肺肝相
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
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靳侮之者。
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
之怨。至於見弑。何也。祖。錫。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
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劇。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
漢高帝。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

應起斷定。以噫字
更撤一筆
魏叔子曰宋閔公
戲南宮長萬陳靈
公戲夏徵舒皆以
見殺而晉孝武戲
一婦人卒致蒙被
之禍戲言招禍不
可不戒。險惡之
人不可與戲。揆愆
則成恨也。故宋閔

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
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
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
一世也。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為公孫述。縱則為宋
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
傑之術。其至矣乎。曰。未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嫚侮
之患。卒見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
叔孫通之儀也。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
見其所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
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
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

公以新南宮長萬被弑，凶悍之人不可如輕刑，致怨則思報也。故子般以鞭圍人，聲見賊聲，事見莊公三十二年。交李默曰：更進一步，寫出聖人用兵氣象。

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裳，室家婚媾，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息媯過蔡 莊公十年 ○楚滅息入蔡 莊公十四年 子元

振萬 莊公二十八年 關班殺子元 莊公三十年 陳夏

微舒殺靈公 宣公十年 申公巫臣聘夏姬 成公二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成公七年 叔向取申

公巫臣氏 昭公二十八年

一息媯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

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遂伐蔡。繩譽也。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振萬焉。微舒，夏姬之子，弑陳靈公。楚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止之，子反欲取之，巫臣又止之，而自聘奔晉，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生伯石，其母聞聲而還，曰：非是

色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媯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譽女之色者，必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嘗傾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為不祥之人矣。必畏而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焉。在士則為醜名，在女則為美名。如息媯夏姬，亡人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

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題所列數事今

舉大要

一段所疑所感分

承以抑字進一層

入主意

之所甚重者猶敝屣况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致命以礎質為枕席以鼎鑊為池沼固無足怪世之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為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感也抑吾又有所深感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及納夏姬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為險共王獨以為為忠何耶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偽言成吾真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

詩邶風谷風曰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

又召南采蘋曰于

以采蘋南澗之濱

豈唯人君凡交際

之間能著此想所

觸皆學

兩笑對說異樣文

彩

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葑菲何恤下體但薦蘋藻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諫則為君之責塞矣其誠其偽其狂其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於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於衆舜之取諸人以為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舍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竊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為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也共王之在楚亦必竊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攷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即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

結前深感之意更一轉入結

警拔之極全篇生響

左傳瑕殺鄭子納厲公厲公入殺傳

即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典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為元龜蓋天欲以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蓋亦曰共王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傳瑕原繁莊公十四年

瑕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宰嚭則越不能亡吳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周無裴樞柳燦則梁不能亡唐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為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為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王祥之於司馬馮道之於五季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為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

曰中立云云一句
揭主意

王聖俞曰如此者
來謂之奸亦可謂
之愚亦可
瑕字下恐脫所以
二字
撇開內叛之傳瑕
入中立之原繁

鍾伯敬曰寫中立
之奸肺肝如見

即讐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讐敵者資之以
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何者以其叛君而
趨我也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為我所誘而叛
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
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傳瑕叛子儀
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
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疊儀突之
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捨
之視君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
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固可以獨全於艱
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

社稷為重君為輕
是臨變確言而不
斷以大義則為亂
賊之奴隸呂公之
言罵得痛快

汪伯玉曰快心之
論矣中間恐脫然
字

未易察其為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
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
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
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
亦君也讐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
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
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
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
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
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
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

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緡公晉侯玉馬莊公十八年

左春緡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黃之采曰以天立說甚高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為官守帑者吏也為國守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縉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

自君主獨權之習慣而立論故云爾土地人民甲兵品

物皆其國之有豈獨名分而已哉

世之驕奢者皆假天秩為私惠

易上經剝卦爻辭汪伯玉曰醇粹

名分何耶蓋名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為己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緡公晉侯之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惠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剝廬則及牀剝牀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

抑分之亂罪不在下而在上自負其責

吾觀云云更反擊表主意辯上文之似迂腐而不迂腐也

孫月峯曰文勢滂沛若不可禦

皆宜作昏書益稷

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况公侯之近且貴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豪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皆

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此十數事皆係王子頹及帶之亂文長不舉

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豪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於陳莊公十年

王處櫟莊公二年鄭伯弇公納王莊公

會於首止五年惠王崩七年盟

於洮八年王子帶召戎一年王子帶

奔齊僖公十年仲孫湫言王子帶三年

滑人叛鄭僖公二年富辰請召王子帶二十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

師攻王王使告難十四年晉侯納王二十

貫古今以一心宗
名儒識見自當如
此

有河嶽則豪傑明
智之人即變為痴
漢駭兒古今歷歷
可數不可不惕然
也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怠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紂

一轉自心字分說
古今宗

分說而合結是文章一定法
收前段當世私情

使鑿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鑿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矣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覺在前而不見戮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關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

更起一峯說異世
陳迹之蔽

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
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
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
倡納惠王者緡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
王反薄之緡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
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
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
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伯諸侯之時襄
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
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緩也揆之以理則
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

名言貫千古人情

寂下恐脫所字

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
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
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緡慊功之小而獻其諂功
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緡而
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
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
其功寂以其諂耳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
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我狄當疎子帶之不可絕政
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疎其所疎
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
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

北宋之末伐遼亦復然耳

此篇下半作法略同前篇然精彩不及數等

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紇晉之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耶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伯天下鄭締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

結尾四句一讀若語不足細玩全篇則嗚呼人心以下就前段而展拓及後世議論相讓作法變化却覺結法為曠絕

左楚子大敗于津還鬻拳非納遂伐黃敗黃師還及秋有疾卒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

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鬻拳兵諫 莊公十年

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首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

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子善杜注經皇家前關得此喻精神發動

唐荆川曰入題絕妙

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其君之從與拒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強君而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鬻君而後止耳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不盡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祭在人饗在神

揭孔孟說常法正大光明語新而意徹

□□一本無此十六字似可

魏禧曰兵諫固非臣道若概以兵諫便為不臣則伊霍

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寧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當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忤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刎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刎足

放廢湯武征誅，又何如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不可一例論也。

案拳事，可有一不可有二者，要奇士之事，當別論，如吾邦本多作左之於德川家康亦然。

辛毘諫魏主丕，牽其裾，漢朱雲諫成帝折殿檻。

吾之則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別足，壞於前而修於後，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治平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策，況動干戈於君側耶？苟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

道存二字，全篇主旨，又萬世躁暴發忿者之戒。

左陳敬仲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云使為工正，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皮，其子孫漸大，終奪齊，起句自戒，在得來古今老人頂門一針，抑其反擊發題，更入一層妙理，則博議常法，而此篇

其君者也，匹夫所持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君較力，是巧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莊公二年。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子孫累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特欲為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眷不能常保，身未沒，眷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失此機，子孫將何所庇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躁，祿愈豐而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莫強焉，竊意敬仲入齊之始，其所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反覆攷之，則大不然，人皆求權位以遺子孫，齊桓公使之為

尤得其宜者也

嗚呼一句大骨節
文必要此骨節

傳曰君子不盡人
之歡

滿招損謙受益道
德上然幸福上然

卿位既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桓公飲其家至欲繼之以燭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之敬仲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為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所以多求位與寵者不過欲子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安得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處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敬仲每有不盡之懷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席

非惡之盈滿不變
則世事室塞

假其子孫點盈字
以了陳氏一家之

案
淺而深近而遠萬
古名言

就前節盈字假劉
湛拓開發用過量

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篡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盈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君子之立朝使君有嫌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歲之肉如藿凶歲之藿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足而賤生於既足也勢盈位極為君所厭身且不保而况子孫乎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獨寵冒宜其不免於誅也使湛當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翻然引去則文帝之與湛常有無窮之思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其量見險不止未有能全者也用過其量

之禍以下又自用
過量假謝安說盈
之到底不可安

殺然擔當不避禍
者多失乾乾惕若
之義乾乾惕若者
多失擔當不避禍
之道兩道兼備不
偏庶乎為君子此
篇半以下恐未免
偏

者固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慮
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臥也謝安之隱東山也晉國
慕之惟恐其不起也及其既出高崧謂之曰卿高臥
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
如卿何安有愧色蓋天下望安之出久矣一旦為蒼
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不獲者求得今之責
我者皆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為人所慕既出則為
人所責未出則人恐失我之賢既出則我恐失人之
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然則豈特用過其量
者為不可即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也其親親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二終

松浦常
所有

